潛研堂文集卷十三

錢大昕著

答問十

問經史子集之名何昉乎曰漢時分羣書爲六略曰六蓺者經部也詩賦者集部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則入之春秋類古封禪羣祀封禪議對漢封禪羣祀入之禮類高祖傳孝文傳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入之儒家類是時蓋無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别爲一類也魏文帝典論自敘稱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謂四部者似在

五經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晉荀勖撰中經簿一曰甲部紀六蓺及小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四部之分實始於此而乙部爲子丙部爲史則子猶先於史也及李充爲著作郎以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宋元徽初祕書丞王儉撰七志曰經典志紀六蓺小學史記雜傳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曰文翰志紀詩賦曰軍書志紀兵書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曰術蓺志紀方技曰圖譜志

紀地域及圖書而以道佛附見合爲九條蓋仿漢之七略而改輯略爲圖譜又附入老釋書則儉自立新意也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造四部書目梁祕書監任昉殷鈞亦撰四部目錄而術數之書別爲一部令奉朝請祖暅撰次故稱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爲七錄曰經典錄紀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術錄佛錄道錄釋老二氏各爲一錄而進佛於道之右則以梁武方崇其教故也其前五錄蓋沿五部之舊然則齊梁四部亦史先於子可知矣隋唐以後敘書目者大率循經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釋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學興於宋儒人人各有語

錄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

問唐人稱中書門下爲北省尚書爲南省見於文苑英華但三省並列何以有南北之分曰予於此蓄疑已久近讀宋次道長安志云西內太極殿東廊有左延明門西廊有右延明門門下省在左延明門東南中書省在右延明門西南東內宣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東有門下省西廊曰月華門西有中書省是門下中書兩省東西相對而皆在宮城內也宮城之南爲皇城則臺省寺衛皆在焉尚書省在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以方位言之尚書省在兩省之南明矣中書門下在禁中而尚書在宮城外則

尚書不如兩省之清切故唐初三省長官並爲宰相及睿宗以後但以中書門下爲政府尚書左右僕射品秩雖崇而不加平章事卽不得與政事亦其勢使然也

問中書門下長官旣均爲宰相又有它官而預平章者則必有議政之所將別設一署乎曰此所謂政事堂也舊唐書職官志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爲中書門下印也新唐書亦載其事於裴炎傳中予家藏後唐升元觀牒石刻有數印其文曰中書

門下之印蓋宰相印也

問唐宋以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兩制皆清要之職而內制尤重顧其敘遷往往由學士而進舍人此何說也曰唐自中葉以後常以它官知制誥行中書舍人之職其眞除舍人者少矣宋初專以知制誥掌外制其除中書舍人者皆不任職所謂寄祿也翰林學士雖華選而初無品秩常假它官以寄祿故學士初入或畿縣尉或拾遺補闕或諸曹郎中員外郎久之遷中書舍人給事中亦有至侍郎以上者皆食其祿不任其職舍人秩五品爲兩省清望官故學士敘遷必歷此階非兼掌外制亦非由內

制改外制也凡兩制官結銜云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內制
也其但稱知制誥者外制也其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者
以舍人爲寄祿官仍內制也其但稱中書舍人者外制也
唐末趙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其弟光裔亦由膳
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羡之後晉時陶穀以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遂兼掌內外制
周廣順中竇儼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其兄儀自閣下入
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又扈蒙以右拾
遺知制誥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稱
二扈蓋知制誥與翰林學士對掌兩制唐五代及宋元豐

以前皆然矣元豐改官制始正中書舍人之名與學士對掌兩制資淺者則稱直學士院直舍人院亦有稱權直者嗣後無單除知制誥者矣

問翰林學士帶知制誥唐五代及宋皆然又有翰林學士而結銜無知制誥者何也曰學士不帶知制誥有二例洪遵翰苑遺事云唐以來至國朝熙寧官至中書舍人則不帶三字元微之承旨學士院記題銜稱中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題銜稱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皆以官至舍人故不帶知制誥此一例也徐度卻埽編云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它官

如開封府三司使之類則不復歸院供視州之職故銜內必帶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蓋宋初學士六員故有以學士而別領宅職者其結銜亦不帶知制誥此又一例也元豐以後中書舍人不爲寄祿官則無以學士帶舍人者矣南渡以後直學士院者不過二三人即學士之名亦不輕授則亦無以學士領宅職者矣

問韓退之平淮西碑李義山以堯典舜典清廟生民擬之宋子京修唐書取其文入藩鎮傳說者謂其文可當國史然乎曰退之斯文工則工矣繩以史法殊未盡善如光顔重嗣除授於元和九年公武文通於十年愬於十一年並

不同時碑但云曰某曰某而總之云名以其兵進戰文雖簡而事未核也又碑云顏嗣皆加司空不書檢校何以別於正授之司空云道古進大夫不書御史何以別於散官之大夫光顏重嗣公武皆二名篇中兩稱顏嗣武一稱顏嗣非史法也書裴度爲丞相則唐時無丞相之名云吏中予其臨門送女有日而無年月此學尚書而失之者也且淮西之役裴相雖以身任之然所責功者屢光顏一將其勝負正未可知也唐鄧隨之帥始用高霞寓再用袁滋三易而得李愬不逾年遂成入蔡之功視光顏等合攻三年纔克一二縣者優劣懸殊矣退之敘其功但與諸將伍得

毋以雪夜之襲不由裴相所遣有意抑之邪門戶之見賢者不免斲碑之舉有自來也

問唐史以白居易與武平一李乂賈曾合傳前後旣不同時行事亦不相類何也曰樂天文章風節固非平一輩所及晚節蕭然物外有古人止足之風自當別爲一篇斂中齷齪守位當入宣宗朝宰相之列較之樂天人品淸濁懸殊豈宜在附傳之例乎至若張昌宗易之昆弟嬖倖小人士大夫羞與爲伍而新舊二史俱附之張行成傳不特皁白不分重爲膏粱之玷矣

問歐陽公新五代史刱立世家以紀吳蜀諸國元人修宋

史亦承其例蓋以羣雄割據非中朝所得而臣既不可編諸列傳乃借世家以名之其義然乎曰此例非歐公所剏粱武帝通史敘三國事別立吳蜀世家實開其先矣然李茂貞王歧與楊行密王建鼎峙拓拔李氏世有夏綏銀宥靜五州之地亦南平之亞也皆當列世家之數不宜散入雜傳此又義例之未盡善者也宋初削平僭僞錢俶陳洪進皆爲內臣當在功臣之列南唐後蜀閩粵北漢本末已具五代史入宋以後無世可傳而宋史依歐陽之例仍立此名殊無當矣當依陳勝項籍世充建德之例列於開國功臣之前乃合史法

問歐公五代史剙立雜傳及唐六臣傳諸名以貶人臣之事二姓者詞嚴而義正矣乃又謂五代無全臣則自死節三人而外槩無足取乎曰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旣多則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康懷英楊師厚王景仁劉鄩之徒其始固非梁臣也謂之不事二代可乎安金全袁建豐西方鄴等唐莊宗之臣而仕於明宗其與事二姓又奚異乎王鎔王處直朱宣王珂雷滿鍾傳皆唐之藩鎭未嘗臣梁亦未嘗臣晉置之雜傳亶非其倫矣

問韓通周之忠臣以歐公史例言之當在死事之列歐公著書竊取春秋之義何故沒而不書曰歐公一部五代史

無一字及藝祖卽恭帝紀亦但云顯德七年春正月甲辰遜於位宋興而已此尊本朝之義也藝祖受禪事既不見於周史則韓通姓名自無緣特見自古禪代之際忠於前朝者如王淩毋丘儉諸葛誕死於魏鼎未革之先袁粲死於宋社未屋之日故史臣得爲之傳然必斥之曰反曰貳未有敢訟言其忠者臣子之詞出於不得已也韓通之死在藝祖受禪之日其時周已亡矣準諸前史之例固不得爲之傳非歐公之失也既不爲通立傳并其除拜官職本紀亦沒而不書所謂諱莫如深也

問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說者謂昫在後唐監修

國史國史卽唐書修於唐而成於晉故文不再見非歐公有遺漏然邪否邪曰此欲爲歐史彌縫罅漏似是而實非者也莊宗滅梁自謂中興唐祚立唐四廟其於唐史固當稱國史矣然宰相監修國史有修史之名而無修史之實唐中葉以降監修國史者史不絕書何嘗修成一編晌之監修國史亦僅沿襲虛銜非眞奉敕修史也後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特令宰臣趙瑩監修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修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

官張昭遠等繒綵銀器各有差其監修官前稱趙瑩後稱劉昫蓋瑩罷相而昫代之也昫於晉時再入相始有監修唐書之命與後唐世之監修國史豈可牽合爲一事試攷五代會要所載則唐書修於晉非修於後唐審矣歐公預修新唐史知監修官僅因人成事不任筆削故於趙劉兩傳皆略而不書此極有意可爲後來之法未可訾其遺漏也張昭遠終於宋代卽張昭故五代史不立傳若賈緯傳則巳言晉天福中預修唐書矣予故謂歐公之書不書非無意也

問宋史李沆傳云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

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它日之憂也旣沆爲相時年止五十餘未可云老旦少於沆僅十歲與沆同年登科其參知政事距沆入相之始不過一年有餘豈得遽以新進目之沆雖先旦而卒然人命修短不齊安能預卜若云前知歿期則誕妄益甚殆後人傅會之詞爾曰文靖先識固非子明所及老不及見一語則由史臣增飾使然案元城語錄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同列以爲非丞相曰人

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一事也呂氏家塾記李文靖居相位王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書獨召公語云自非聖人外寍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歿子必爲相遽興契丹和親一朝疆埸無事不有盤游之樂必興土木之工矣此又一事也史和合此二事又改竄其語致有此失呂氏記沆歿子必爲相之語本無病

問續綱目宋眞宗天禧元年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其九月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說者云特

書曾之不受所以譏旦之受也曾能不受非義之職宜史㳄予之歟曰宮觀之職出於道流以宰相領之固爲非禮然攷沂公當日特以欽若位在已上推而讓之及乾興中入相仍充會靈觀使欽若卒後卽代爲玉淸昭應宮使未嘗堅辭不受則知前此辭會靈之命意別有在非以爲必不可受而決去就以爭之也宋時宮觀之職名臣大儒多爲之或受或辭均非大節所係後之評史者大都未閱全史偶舉一節而震而驚之無異矮人觀場也

問宋濮安懿王之議兩制謂宜稱皇伯而歐陽公建議非之後人多左歐陽而右司馬然與否與曰皇伯之稱於禮

無稽古人稱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伯兄叔兄伯氏叔氏伯子叔子伯姬叔姬皆以伯叔爲長幼之異名無單稱伯叔者伯也執殳婦人謂其夫也侯主侯伯家之長子也將伯助予則不知誰何之人也吾未聞以世父爲伯者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不聞改本生之親爲世父叔父者漢宣嗣孝昭尊史皇孫曰悼考光武嗣孝元亦立南頓以下四親廟曰考曰親則亦未嘗沒其父母之稱誰非人子以爲人後而不得有其父母於人子之心自有難安者歐陽之議於禮於情本無可易非若嘉靖議禮諸人之佞邪也

問宋史之論趙汝愚稱其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至以周公比之毋乃譽之過當乎曰汝愚之心固出於忠義實則僥倖成功不可以爲後世法何也廢立之事非臣子所宜輕舉古有廢昏而立明者矣未聞有廢父而立子者也光宗之罪在於不孝其子乃不以爲君而取而代之蹊田奪牛罪又甚焉且以子奪父位事之至逆者左右贊御必不願也舉朝臣僚非盡同謀也光宗又非甘心於退閒者也設有奉帝而出鬬者兵刃相加不幸而敗則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幸而勝則爲商臣冒頓不可言矣吾故曰汝愚之功僥倖而成其實則亂之道也昔衛出公受國於君

夫人其父又不在衛非攘而奪之也聖人猶且非之試以慶元內禪與衛事平心較之孰順孰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而論者猶許汝愚爲社稷之臣此夫子爲衛君之說也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謂曼姑之義固可以圍之汝愚之功與曼姑之義前後一轍後人責曼姑而譽汝愚非春秋之法矣夫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光宗雖非令辟自寧宗視之則君也父也壽皇崩而託疾不過宮爲子者號泣而從之可也豈眞有亡國破家之釁迫不及待而必出此下策也哉若以太皇太后之詔爲辭此掩耳盜鍾之爲非眞名正而言順也大臣當斯際者但可爲留

正之遜不當爲汝愚之舉范汝楫謂晉爲異姓之卿趙爲
貴戚之卿此迂儒騎牆之論宋史載入晉正傳陋矣
問宋初立僖順翼宣四親廟本非定爲不祧之始祖也神
宗時僖祖親盡當祧因王安石異議而止自後順祖以下
遞祧遂以僖祖爲始祖而太祖亦在昭穆之列議者咸以
爲失禮及趙汝愚當國折衷羣議正太祖東向之位而朱
元晦獨上議力爭其不可又遺汝愚書言之甚力元晦大
儒不審何所據曰議禮聚訟自古而然要當準乎天理人
情之公非可以口舌爭也僖祖之當祧久矣熙寧集議則
韓維是而安石非紹熙集議則汝愚是而元晦非元晦尊

程氏學而伊川亦取安石之說故持其議甚堅至詆汝愚以爲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此負氣之强詞非至公之定論也宗廟之禮有以功德而尊之者是百世不祧者也有以四親而尊之者此親盡則祧者也宋之帝業剏於太祖自宣祖而上四廟則以天子之高曾祖禰而祀之非以其有功德而祀之也五服之制父至親而祖次之曾高又次之宣祖尚可祧何獨僖祖不可祧乎僖祖既非得姓之始又非封爵之始方諸殷周則報乙組紺之流也而欲擬稷契以爲始祖謬矣如謂已立之廟不當更毀則禮何以有廟祧壇墠之別如謂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則順翼

宣三祖何又忍而處之安石之頗僻固不足道元晦南渡儒宗乃守一先生之言不復權其當否斯爲通人之蔽矣據語類當時主朱議只有謝子肅章茂獻二人可見人心不甚相遠

問朱氏語類論祧廟一事謂今廟室甚狹東向位坐空昭在室外卻靠實則東向不足爲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此說如何曰此又愚之大不解者東向既不足爲尊又何苦要僖祖居之乎坐空靠實術家淺陋之言議禮者固所不道若欲以僖祖當所自出則趙之得姓不始於僖祖矣太祖初立四親廟稱僖爲高祖不稱始祖也非天子不立太廟太祖肇有天下而不得正太廟之尊於人

心必有不安者矣元晦又以士大夫封贈三代爲比愚謂宋時封贈三代父最貴大父曾大父以次遞降若以此例之僖祖可祧宣祖不可祧祧宣而尊僖藝祖在天之靈亦必不安也

問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寗人謂食貨選舉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宋景濂王子充皆以古文名世何以疏舛乃爾曰金華烏傷兩公本非史

才所選史官又皆艸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未講習開口便錯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即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温之傳獨闕世尚公主者曾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闕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剌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闕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闕漏因陋就簡已可哂矣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

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它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李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圖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因元帥察罕非因阿术段直爲澤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皆謬戾之顯然者

問元史多用投下字似是部落之稱未知其審曰投下遼時謂之頭下遼史地理志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團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剏立州城自餘不得建城郭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之官

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唯酒稅課納上京鹽鐵司元時各投下不設節度使自魯趙諸王外亦未見有建立城郭者其餘大約與遼制同史傳所載投下之目有云四投下者兵志木華黎奉太祖命收札剌兒兀魯忙兀納海四投下是也有云五投下者术赤台傳其先剌眞入都以才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剌兒瓮吉剌亦乞列思等當開剏之初協建大業太祖即位命其子孫因其名爲氏號五投下元典章載至元二年中書省欽奉聖旨據納陳駙馬帖里干駙馬連哥國王鍜眞忽都五投下戶計云云所稱納陳駙馬者瓮吉剌氏

也帖里干駙馬者赤乞列思氏也孛禿之子鍜真兀魯兀台也連哥國王當是札剌兒氏史所稱國王頭輦哥也忽都當是忙兀氏與朮赤台傳正合博魯歡傳謂之五諸侯有云十投下者木華黎傳丙戌夏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孛魯居其一是也有云十七投下者許有壬撰怯烈公神道碑云世祖立極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孫莊家爲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戶世世所稱十七投下此其一也怯烈公名鎮海太宗時右丞相餘不可攷又有云三投下者食貨志左手萬戶三投下謂孛羅臺萬戶忒木臺駙馬斡闊烈闊里必三人也有云兩投下者食

貨志和斜漫兩撥下是也

錢大昕著

荅問十一

問絳縣人生魯文公十一年正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歷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其月數幾何曰以三統術推之每月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以八十一分通二十九日併分子爲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月法令以八十一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得二百一十五萬九千四百六十滿月法而一得九百有二即積月之數其餘一千八百七十六以日法收之得二十三又八十一分之十三

然則九百有二月又二十三日也依三統術推得文十一年周正月乙丑朔小餘三夏正月甲子朔小餘八杜元凱以正月爲夏正者得之又推得襄三十年周正月辛卯朔二月辛酉朔癸未二月廿三日俱與杜氏所推合

問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二年端蒙單閼三年游兆執徐則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小司馬索隱疑班固用三統術與太初曆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然歟否歟曰三統之術本於太初非有二法漢志云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班氏雖云太歲在子亦何嘗不云閼逢攝提格之歲則與太史公說又曷嘗有異乎古法歲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歲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在玄枵則太歲必在丑歲星百四十有四年而超一辰卽太歲亦超一辰矣太初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爲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也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是也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

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古人以太陰紀歲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淮南子言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爲逢攝提格之歲爲曆元而太初三統術推上元日月五星皆起於星紀故太歲起丙子史記曆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云歲名困敦乃眞太歲所在二說固竝行而不悖也東漢以降術家

鮮知太陰太歲之別而涸而一之無惑乎小司馬之致疑
矣
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爲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以
今法上推太初亦當是丁丑而班史乃云太歲在丙子相
差一年何故曰太初本以丙子爲元劉子駿三統承其法
推太歲所在數從丙子起是其證也古法太歲百四十有
四年而超一辰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積百四十四歲至
光武建元十六年當超一辰故建武十七年太歲得越庚
子而至辛丑矣乃東漢之世疇人子弟競趨便易不復知
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故高帝元年漢志謂

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爲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後人以爲丁丑皆後人强名之非當時本稱也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今之言太歲者惟知六十年一轉而已蓋始於東漢而沿習至今此古今推步家更變之一大端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嘗一及之寥寥千載尟有通其故者矣

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殆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且五緯在天人所共見非若太歲之無象故舉其著者言之歟曰是也東漢以降太歲無超辰之法而歲星亦不可以紀歲古法歲在大梁太歲必在辰辰與酉

合言星可以見歲也若三國志注建安二十五年歲在大梁而青龍在庚子則歲星與太歲不能通爲一法以歲星表歲不若以干支之簡易矣

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又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咸池與月建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然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

問一行亦號知厯者其言云秦顓頊厯元起乙卯漢太初厯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然則太初元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之歲非眞甲寅歲也曰太初詔書固云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今推其年天正果是甲子朔同一詔書之文日名既符年名亦必不誤矣當時實以太陰紀歲而後人誤以太歲當之故疑年名之牴牾而强爲此說如知古人歲名或以太陰或以太歲原有兩法則曉然於二者之不相悖矣至太歲超辰之

汏東漢術家已尟知者何況唐人

問太陰太歲溷而爲一始於東漢亦有證乎曰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史公所云歲陰者即淮南之太陰也歲星與太歲相應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而歲陰則在寅寅在子前二辰也歲

星居子太歲必在丑而歲陰則在卯卯在丑前二辰也推之十二辰皆然歲陰之非太歲明矣而攝提格以下十二名則主歲陰而言不主太歲而言班氏天文志本承用史公之文乃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此誤以歲陰爲太歲之明證也淮南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大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亦主太陰而言而晉灼以爲太歲在四仲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亦是誤以太陰爲太歲也晉灼晉尚書郎

問張晏注漢書云太陰歲後二辰也揚雄傳張守節說亦同史記貨殖傳注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曰前後之名

本無一定以日躔之次言之則寅前而子後以十二辰之序言之則子前而寅後其實一也翼奉以初元二年上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孟說非也太陰在戌則太歲當在申耳然以太初元年太陰在甲寅推之則初元二年太陰當在辛亥非甲戌也奉所謂太陰似卽指太歲而言予嘗以三統術推太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太始二年已及超辰之限歲星超壽星而入鶉火卽太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依此算至初元二年太歲正在甲戌也

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爲太歲又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與太歲似無與且引樂緯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之語樂緯今已不傳於它書亦有徵歟曰此在漢書天文志言之甚詳其言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營室東壁此據太初術下放此在卯曰單閼二月出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在參罰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東井輿鬼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注張七星在申曰涒灘七月出在翼軫在酉曰作詻八月出在角亢在戌曰掩茂九月出在氐房心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尾箕在

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在婺女虛危夫正月日在娵訾而歲星晨出營室東壁即娵訾之次是爲歲星與日同次然其月斗建在寅而其歲太歲亦在寅推之十有二歲皆然豈非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乎豈非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即爲太歲所在乎賈公彥說此義雖未了而句讀無誤蓋其時經學尙有專門授受相承不似後人無知妄作也

問堪輿八會之名見於鄭康成注周禮賈疏引堪輿大會有八小會有八又引鄭志荅張逸問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

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堪輿之書今已不傳八會之名亦有可攷乎曰此在淮南天文訓有之其言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當作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淮南所云雄者陽建也雌者陰建也陰建亦謂之厭八合猶八會也

今依淮南及堪輿天老說推衍之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

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入會之七
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
爲入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
厭所在及入會之名也越絕書云太歲入會壬子數九吳
越春秋云合壬子歲前合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左氏傳史
墨占吳入郢必以庚辰亦以建厭所對知之則入會之占
由來古矣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葢大會之日其下又有
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
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
問淮南刑德七舍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

相蒙何故曰五行家歲月皆有刑德淮南天文訓後云太
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
六歲而復合此歲之刑德也前云陰陽刑德有七舍室堂
庭門巷術野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
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此月之刑德也歲德歲
刑令選擇家猶用之七舍直月則世人鮮知之者以愚攷
之蓋與周髀之七衡相應但周髀以日行赤道南北分內
外故冬至在外衡夏至在內衡此以陽氣自微而著分內
外故冬至德在室而夏至德在野德之所對爲刑二分日
行中衡春分德在門其對爲秋分之門秋分德在門其對

爲春分之門雖云刑德合門其實亦相對也此渾天之義也

問乾象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坎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此條恐有譌舛其算例亦可推否曰此即漢人六日七分之法易稽覽圖甲子卦氣始中孚每六日七分而易一卦坎離震兌爲監司之卦獨用事於分至之首得八十分之七十三冬至坎始用事又加中孚六日七分而復卦用事合於易七日來復之數其說始於京房六十卦以中孚

復屯謙睽升臨小過蒙益漸泰需隨晉解大壯豫訟蠱革夬旅師比小畜乾大有家人井咸姤鼎豐渙履遯恆節同人損否巽萃大畜賁觀歸妹无妄明夷困剝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爲次每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惟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八十分之十四較他卦少七十三分此所少之數即四正卦坎離震兌用事之分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當一日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千七十五即八十分之七十三強也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百三即八十分之七弱也必倍其小餘者乾象推冬至術以紀法五百八十九爲日法今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

爲日法則倍紀法之數故必倍其小餘以八算也求坎卦當作爻卦字之譌也景初術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與乾象異何也曰景初推冬至以紀法千八百四十三爲日法其推卦用事則以元法萬一千五十八爲日法元法乃六倍紀法之數故亦六其小餘無二理也坎卦用事萬一千五十八分之萬九十一卽八十分日之七十三强也中孚卦用事大大餘六卽六日也小餘九百六十七者萬一千五十八分之九百六十七卽八十分日之七也正光術推冬至與推卦用事並以蔀法六千六十爲日故卽因冬至大小餘與乾象景初實無異也

問郎顗亦傳六日七分之術者陽嘉二年上書言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
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分卦直日之法爻
主一日卽三日九日茲爲三公之日也此說然否曰非也
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
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氏父子世
傳六日七分卽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是歲天正十一月
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
朔日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
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
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己卯至甲申臨卦

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
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卽八十分之二十也
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來餘分所積凡七十一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尚有嬴分也
甲辰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
壬寅朔甲辰爲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而尚有餘
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
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於大壯故頗再
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
問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爲密合曰五歲再閏
聖人不過言其大略如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其

實祇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弱若以十九年七閏之率計之須五年又五个月而得再閏也然十九年一章亦是秦漢以前麤率驗之天行尚非密合葢古術皆用四分章蔀紀元之率皆四分術也自劉洪作乾象減歲實以合天行而章閏猶因舊法何承天雖病其數微多猶以用算滋繁未及更易祖沖之始剙新率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以舊法校之則七千四百二十九歲之中舊法當有二千七百三十七閏新法只有二千七百三十六閏此戴法興所詆以爲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者也中朔與閏本相表裏歲實既減於四分則章法自

難因乎古法興未達天行故有此難嗣後張賓張冑元劉焯之徒所立章歲章閏各有不同要皆本沖之遺意古率十九年七閏閏分太多沖之率又似太少張賓率四百二十九歲百五十八閏張冑元率四百二十歲百五十一閏劉焯率六百七十六歲二百四十九閏皆强於沖之李淳風麟德術乃去章歲之名并氣朔閏餘通爲一術但以歲實與十二朔實相校所多之數卽爲一歲之閏積而不更求齊同之率此亦術家變古之一大端也然與其存章歲之名而仍未密合不若實計中盈朔虛之分而累積以求閏淳風於此極爲有識元人授時術不用積年與日法亦卽此意長慶宣明術雖有章歲章月章閏之名然其所謂章歲者乃歲實也章月者朔

實也章閏者一歲之閏分也與古法名同而實異此後無
有言章歲者矣宋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
閏十一月有臧元震者妄稱術家以章法爲重自淳祐壬
子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閏月當在冬至之前
詔遣元震與太史局辨正太史詞窮乃轉元震一官而議
更憲元震於推步之原了無所得摭拾經生膚淺之談皆
祖沖之李淳風輩所唾棄不屑道者而疇人子弟已瞠眙
不能置對元震又稱一大一小爲平朔兩大兩小爲經朔
三大三小爲定朔不知經朔卽平朔也平朔有兩大無兩
小三大兩小皆爲定朔旣用定朔則十九年七閏之恆率

自不能拘而有司亦不知也當時局官淺陋如此欲其改憲以合天難矣

問乾象推月行術十三日之下注云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此爲後限限餘之義何解有後限而無前限又何故也曰乾象術月行十三日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日之五千二百有三而一入交朔入交則日食望入交則月食入交前後一日有奇皆爲可食之限過此則不食矣後世所謂食限者葢本於此限餘謂日小餘以此爲限也有後限則必有前限故下文云入曆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也元嘉月行陰陽法本依洪術其

於八厯二日之下有前限餘及微分之數十三日之下有後限餘及微分之數可證乾象元有前限當在二日之下而傳寫脫之耳然則前限之數亦可攷乎曰前限者交後之限也後限者交前之限也凡交前交後之限宜相等元嘉大明諸術並同今以後限餘減月周餘三千九百六十一併周日分五千二百三共得九千一百六十四滿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收爲一日餘一千二百九十分又借一分作二千二百九即微分法減後限微分尚餘微分四百五十七是距交一日一千二百九十分以內爲食限矣然則前限餘當在第二日日餘千二百九十弱也宜於二日之下補注一十九

字云限餘千二百八十九微分四百五十七此爲前限則前後之文相應矣

問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得定積爲授時百年加減歲餘之法所從出梅氏攷之審矣但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而後得之此其故梅氏亦不能言願聞其審曰統天之術起上元甲子至紹熙甲寅中距三千八百三十年以歲分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乘之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爲歲積分減氣差二十三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得氣汎積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其

年無躔差即以汎積爲定積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大餘十八小餘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九以萬二千通大餘并小餘得廿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即氣積差是爲紹熙甲寅歲冬至大小餘實壬午日亥正四刻也乃置上元以來歲積分減氣積差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又以斗分差一百二十七乘距算萬分約之得四十八爲躔差再以躔差乘距算得一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加八歲積分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五十萬一千六百五十一滿策法而一得積日一百三十九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大餘三十五小餘一千六百五十一轉

減紀法得上元天正冬至大餘二十四小餘一萬三百四十九然則上元天正冬至乃是戊子日戌正三刻弱也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爲起算之端今上元冬至不値甲子依授時術當加氣應二十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算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冬至日距甲子廿四日一〇三四九併氣差十九日九八一一僅得四十四日八一六〇以較六十甲子尚欠十五日三八四〇何以便起甲子曰統天雖置上元實瞻以紹熙甲寅爲元上孜下求俱以甲寅距算爲斷若於是年又加躔差布算既繁益滋昧者之惑故但減十九日有奇而六十之數已

周其所欠之數即此三千八百三十年中應加歲餘之數暗相除補而入不覺此術家省算之妙也

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曰氣差者上元冬至後距甲子之日數氣積差者甲寅歲天正冬至前距甲子之日數也氣積差當爲二十二萬七千四百八十九今宋史刊本作二十萬蓋脫二字氣積差即授時之氣應積算少於距差者以躔差加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減氣積差又轉減紀實所得如策法而一以命大小餘即授時上放之法減氣應爲通積分也積算多於距差者以躔差減歲餘距差乘之紀實去之餘以加氣積差如策法而一以命

大小餘即授時下求之法加氣應爲通積分也有此捷法
可省以歲分乘積算之餘而仍設本法者爲求天正經朔
地也授時不立積年設諸應數以爲上攷下求之根蓋竊
取其意而又不明言之伯宗藪善君子所不取也
問統天術積日既從上元冬至後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
朔又減閏差之數何也曰求積日當從甲子起算求經朔
當從合朔起算推紹熙甲寅天正經朔置冬至氣定積一
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三十萬七千四百八十九減閏差
二萬一千七百四得一百六十七億八千六百二十八萬
五千七百八十五以朔實三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八除

之得積月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九餘二十二萬七千九百
九十三是爲天正閏汎餘以減氣定積得一百六十七億
八千六百七萬九千四百九十六是爲天正朔汎積其年
無距差卽爲定積滿紀實去之餘七十一萬九千四百九
十六如策法而一得大餘五十九小餘一萬一千四百九
十六推得天正癸亥朔因小餘在進朔之限當進一日爲
甲子朔與宋志所稱十九日壬午恰合
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既同又均用百年消長一分之率乃
統天推上元甲子歲天正冬至在戊子日戊正二刻以授
時術推之則在己丑日寅正二刻相差亦有四時之多此

何以故曰歲實雖同而斗分差之數微異授時術上攷往古百年而長一分則萬二千年止長百二十分而統天乃長至百二十七又以所多之分乘距差則三千八百餘年之久固宜增多四時矣

問太陽盈縮分初末限郭氏離爲六段殊不可解積差之數何以得之大統法原謂各段實測日躔度數與平行相較以爲積差不知其實測度數如何相較又用何法也曰盈縮四限各離爲六段此非郭氏所剏唐宋以來皆有之其所以析爲六者四正分爲二十四氣也但古以恆氣分段故即取節氣名之郭以定氣分段故易以一二三四五

六之名其積差之數愚嘗取楊忠輔統天術較之與此不甚相遠然則郭氏亦因前人所測而增減之採積招差之算雖於古未聞恐亦有所受之也夫四分歲周之一爲九十一日三十一刻有奇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盈縮之限此四限之中各有六氣以平行計之在盈限則每氣十四日八十二刻在縮限則每氣十五日六十二刻又以實測知其不齊於是有增減損益之率此卽張子信劉焯輩所積候而得者步算之根生於測候測候之大端有二一日星度一日晷景日所躔之度人目不能見算家以月蝕衡求之猶或未準若晷景之長短人人可測亦時時可測

古人因實測而立算後人踵事而加精非後人之智過於古人也若夫太陰之分段則以轉終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半而析之爲四又析之爲二十八每段先約其平行之率以校實行之進退與日躔無二理也

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一爲周歲之象限九十一日三一○六二五其一爲周天之象限九十一度三一四三七五截然不同其推日躔也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九二二五行天一象限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一二○二五行天一象限似指周天象限而言及觀梅氏駢枝乃云置盈初縮末限八十八度九○九二二五加八盈積二度四

○一四卽合周歲一象限之數置縮初盈末限九十二度七一二○二五減去縮積二度四○一四亦合周歲一象限之數其不用周天象限而用歲周象限何也豈所謂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耶曰歲周者今歲冬至與來歲冬至相距之日分也天周者今歲日行箕十度至來歲日行箕十度之日分也天周歲周俱從冬至起算太陽一歲一周本無不足而星差而東則天周恆多於歲周所謂歲差也天體渾圓本無度數可計其云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蓋以日周命之漢魏以前未知歲差故周天卽爲歲周祖冲之始知冬至無定在而周天與歲周遂區而爲二然周天之

數惟推七政入黃赤宿度乃用之其所以赤分四象限者特為黃赤變率之用與日躔盈縮無與也且其所謂周天者乃恆星之天天體左轉而星自東移初非天度有餘而日度不足愚嘗謂天周只是星周而歲周乃眞天周以周天之度本從歲周得名也然則盈縮之限必用歲周象限斷可識矣

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今以授時歲周除天周得每日平行一度〇〇〇〇四十一秒有奇而授時術但云日平行一度雖分下之小餘甚微然積之于久遂差一日又西術皆以度分變時梅氏駢枝求

定氣法但求本日盈縮差盈減縮加即爲定氣日分實則
盈縮之差皆度分非日分也假如冬至後四十五日六五
五三一二五求得本日本時盈差一度八千〇一十二分
四十八秒豈即命爲一日八十刻一十二分四十八秒以
減立春平氣而得定氣邪抑別有變時之法邪曰古法所
云周天者併歲周歲差言之與西法之周天不同西法周
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十二宮冬至日行初宮初度周十二
宮而復於冬至則天周即歲周也但以三百六十度與歲
周不相應故又有每日平行之率以齊之日度既不同毋
則布算之時又須以度變時不若授時日法度法皆爲萬

分之簡易矣授時日行一度度下本無餘分此即平行之率其又有周天者特爲推黃赤道宿度用之猶之西法推黃道宿度亦每年遞加歲差五十一秒也歲差之根正爲歲周不及天周而設如果有此平行之率則終古不變安得有差以歲周除天周得日平行祇可施於西法而不可通於古者以周天之名同而實異也元史所載求定氣術云置四正恆氣日及分秒以盈縮差命爲日分盈減縮加之即爲四正定氣日及分冬夏二至盈縮之端以恆爲定然則度分即日分不須變時矣日行既有盈縮則時刻當有進退如以立成表本日行度爲一率日周一萬分爲二率今所得盈縮

差度分為三率求得四率命為日分較之本術似更密而授時不用者以所差本微且須朔不用定氣故也

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亦有本乎曰泰西之法本於回回前此未之聞也然予攷尚書緯四游升降之說頗與言高卑者相近何以言之鄭康成之注攷靈耀也曰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夫冬至為地上游之極地之下畔與天中

平是地心之高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爲地下游之極地之上畔與天中平是地心之下於天心者得地徑之半也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卽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後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中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心不動而太陽之行有高有卑升降卽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卽不同心天也兩家之言似枘鑿之不相入而還以相證如合符節惜乎緯候之書世旣不傳而漢

世亦未有推日行盈縮術無以證明其故後儒諱讀緯書詆爲荒唐難信習西學者又不能博涉經史以通古今之郵無惑乎齟齬而不入矣昔崔靈恩作論以渾葢爲一至近代而其理始顯予今以攷靈耀之言升降者爲最高卑之證未識世有靈恩其人者以予言爲何如也

問先生言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曰以周禮疏知之輈人云軓長十尺而策半之鄭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此句弦求股法也當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得股依法弦七尺自乘四十九尺句四尺七寸自乘二十二尺有九寸 兩數相減餘二十六尺九

十一寸開方得五尺一寸入分不盡即所求股也賈氏算得股五尺三寸蓋由不知方法當以百尺爲丈百寸爲尺故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七寸自乘之中尚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所算句冪誤而所求之股數亦誤此其未通算術一也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按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氏疏

云中氣帀則爲歲朔氣帀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帀此卽是中數曰歲誤矣歲有十二中析之爲二十四氣中氣帀與節氣帀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誤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未通算術二也

潛研堂文集卷十五

錢大昕箸

荅問十二

問吳才老於三百篇有叶韻之說而朱文公因之厥後陳季立撰詩古音屈宋古音始知三百篇自有本音至崑山顧氏撰音學五書而古音粲然明白矣然同時毛奇齡已有違言豈古今音果大相遠乎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也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

是而韋非蓋弘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所云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㨿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

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倣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叶韻實由古今異音而作而吾謂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者以今韻爲宗而强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詁訓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于毛奇齡輩萬

倍而大有功於埶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相近故儺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鸏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卬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躳之義爲身卽讀躳如身詩無遏爾躳與天爲韻易震不于其躳于其鄰躳

與鄰韻非謂眞先之字盡可合于東鍾也賡之義爲續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蓋尚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爲續非陽庚之字盡可合于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潧之轉音不可據說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潧溱相轉而謂蒸眞兩部之字盡可通也如謂吾言不信則試引而伸之夫增與潧皆曾聲也毛傳于魯頌烝徒增增云增增衆也此爾雅釋訓之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溱溱衆也文異而義不異豈非以溱增聲相近而

讀增爲溱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乎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音爲協則傎到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一音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音固未免千慮之一失而於古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中肎綮後有作者總莫出其範圍若毛奇齡輩不知而作曉曉謷謷置勿與辯可也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眞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而孔子贊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信有之乎曰此顧氏之輕於持論以一孔之見窺測聖人也夫士女之謳吟詞旨淺近聖賢之制作

義理閎深深則難曉淺則易知七月末章已有岐音清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其傳耳夫依形尋聲雖常人可以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如但以偏旁求音則將謂國風之諧暢勝于雅頌之聱牙而周公亦囿於方音矣有是理乎且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瞑古眠字宋玉招魂以瞑與身韻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象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

本於維清之禋成禎烈文之訓刑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爲胸故膺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象以應韻中功比象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莙从艸君聲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虨聲亦相近蓋讀炳如虨也說文虨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漢儒傳易固有作虨字者矣

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古無知照二母之分畱書有怔忡亦取雙聲

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為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象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而并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為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宅是之謂拘於方如貫神貫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聖人哉

問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豈亦有兩音耶曰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眞先之類也而古鐘鼎文令終字有作霝者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與挺屆定韻領从令聲而節南山以韻騁桑柔以韻屛釋艸苓大苦說文作蘦楚辭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爲韻猶討讀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夫子乾象傳讀命爲眉病切於姤象傳讀彌吝切蓋亦兼用二音姤象以牽賓民正命吝爲韻正振聲相近讀正爲振則全卦皆協不顧氏不得其說必轉命以從正音此以少從多之例也

槩以方音議之非也

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裼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改詩音以從楚辭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夫子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成已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即以韻求之又烏知其不與物卦相協乎籀

文地作墬从隊不从也墬之爲地殆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詞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許叔重說文雖以地爲正字仍兼取籒文漢碑亦多用墬元命包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之音秦始皇本紀瑯邪刻石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爲弟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反者誤

問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合於說文之旨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从斤也乃

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邇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何邪曰凡字有正音有轉音近旣从斤當以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音非正音也如碩人其頎亦頎之轉音禮記頎乎其至讀頎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靑而與盼韻顒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怓从奴而與逑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爲禳祈祈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烏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爲正宜其齟齬而不相入矣仇从九聲古人讀九本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兔罝以仇韻逵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毋戎

興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三百篇中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驂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釋詁躬身也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寓聲於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爲就即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爲莝即轉从莝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即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即轉从此音明乎聲隨義轉而無不可讀之詩矣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求本衣裘字借爲求與之義求祈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

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一从求之字也而讀俅爲渠之切讀觩絿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睘从袁聲故字之从睘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睘睘乃與菁韻讀環者睘之正音讀煢者睘之轉音也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謖者稷之轉音也簫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鬄揥韻考褕翟闕翟字或作狄狄有别音正與髢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伐木亦與首阜韻頍弁舊與時韻蕩亦與里哉韻召旻舅

从正音舊從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辯其孰爲正孰
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
予葢深愛顧氏攷古之勤而惜其未達乎聲音之變也
問毛公詩傳既不破字何以知其有轉音曰大雅俔天之
妹韓詩俔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
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
風方秉蕑兮毛訓蕑爲蘭說文有蘭無蕑知蕑讀如蘭也
衛風能不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
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也毛無
破字其說葢出於王肅肅欲與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

必別爲新義雖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也試以它經證之賡之正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即從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是漢古文尚書讀賡爲續矣卝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以卝與孌弁爲韻而周禮卝人借卝爲礦字說文礦或作卝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卝兮亦當讀爲礦也賡續以義轉卝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

問大雅訏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據考槃干旌旣醉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豈眞有無韻之句乎曰說文嚳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嚳者極也亟與急

通故譽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則爾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字不入韻於此章則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漢書引作鞠訩（齊南山亦以告鞠爲韻）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問顧氏論詩毋字凡十七見其十六皆讀滿以切惟蝃蝀二章與雨韻而易繫詞如臨父母與度懼故韻是有二音要當以滿以切爲正其說然否曰古音毋讀如每此爲正

音其讀如今音者轉音也詩三百篇侮字四見正月緜皇矣行葦皆與今音同侮从每每聲每又从母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入語姥部因流泝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不知音有正有轉輒疑轉音爲方音故於此類未甚了了

問雙聲昉於魏晉以後古人未之知也三百篇中間有近似者祇是偶合初非先覺子乃謂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毋乃矜管蠡之智以强附古人乎曰人有形即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無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剸刖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而斯祕大啟卷

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玄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之首章綦巾雙聲次章茹藘疊韻七月之觱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畽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佻兮達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螗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絿允文允武令聞令望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嘽嘽啍啍禺禺卬卬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搔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

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和雖壎篪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錦又雙聲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馮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言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言古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啟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揚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

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賢範圍之外也

問古人一字兩讀出于轉音是固然矣又有一音而平側異讀如觀瞻觀示有平去之分好惡美惡有去入之別以至先後上下高深遠近見聞視聽之等竝以動靜區爲兩音不審古人制字之始已有之乎曰昔倉頡制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易觀卦六爻童觀闚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之觀我與我之觀

於人義本相因而魏晉以後經師强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唯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爲韻執云察余之美惡與宇爲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葢好惡之有兩讀始于葛洪字苑（顏氏家訓言之）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說而亦不能堅守且稱爲舊則今之分別非

古音之舊審矣予我之予錫予之予今人分平上兩音而詩三百篇楚詞皆讀上聲當直之當允當之當今人分平去兩音而孔子贊易皆讀平聲漢儒言讀若者正其義不必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皆六朝俗師妄生分別古人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此爲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切以自破破宅爲別即用江南學士穿鑿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于古自謂密于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

問四聲始于周彥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脞惰墮即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疊韻如滭浡滵汨偪側泌瀄萋纖垂髾翕呷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聱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蜷恐人讀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

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眞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𢫬立凡例強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攷矣

問鄭樵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十六字母爲出于西域後儒又謂字母出于華嚴經其信然乎曰字母兩字固出華嚴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說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叉難陀所譯出于唐中葉叉在元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以

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學非梵學卽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于司馬温公而温公撰切韻指掌圖無一言及于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於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漈不加詳攷遂誤仞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咢聲

舌頭聲脣吻聲頗與見溪羣疑之序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別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日母列于舌齒聲不別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槃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糅今人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

問牙舌脣齒喉之別防于何時曰凡聲皆始于喉達于舌經于齒出于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開闔契闊謦欬香厭浥人知其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栗烈人知

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埽悉卒人知其出于齒蔽芾甯匌
黽勉反覆人知其出于脣卽喉舌齒脣之分而聯之以雙
聲緯之以疊韻而翻切之學興焉後人欲以宮商角徵羽
相比附乃於喉舌齒脣之外別出牙音然玉篇卷末所載
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舌齒脣牙五聲各舉
入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訶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
牙格行幸亨客也此二聲者分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
無牙音也廣韻卷末載辯字五音法以綱各爲喉聲與神珙同翁从公聲扞从干聲
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从兼聲酣从甘聲挾从夾聲見有
現音降有洪音臯有浩音茄有荷音囂有敖音亢有杭音

慼有憾音甲有狎音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別而二之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脣聲音已無不備增牙音而爲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爲七皆非自然之音也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咍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說亦不盡然蓋有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脣音皆重脣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脣四母輕脣斂于重脣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脣今轉爲輕脣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即

類隔可以攷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姝恂愁之夫遂謂古人眞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敕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沖直弓反而說文讀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攷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禆益矣聲音或由歛而侈或由侈而歛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卽由

侈而歛也豈可執古歛今侈之說一槩而論乎
問三十六母既爲華音則所宗者何家曰此譜實依孫愐唐韻而作唐韻又本於陸法言之切韻則猶齊梁以來之舊法也其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亦循唐韻之舊一二三四之等開口合口之呼法言分二百六部時辯之甚細字母家據其所分而列爲譜皆不出於梵書也其與梵書相似者見溪羣疑卽湼槃之迦呿伽喠（其柯）俄也而去其一照穿狀審禪卽湼槃之遮車闍膳（時柯）若（耳賀反）也而更其一知徹澄孃卽湼槃之吒咃（丑加反）茶咤拏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卽湼槃之多他陀駄那（奴賀）也而去其一邦滂並明卽湼

槃之波頗婆娑去摩也而去其一其餘皆不與涅槃合是僧守溫定三十六母雖亦參取梵音而實以華音爲正蓋唐韻本中華相傳之學不能以梵學雜之也

問輕脣之音何以知古人必讀重脣也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有輕脣者僅九部去其無字者僅二十餘紐證以經典皆可讀重脣如伏羲卽庖犧伯服卽伯犕士魴卽士彭扶服卽匍匐密勿卽黽沒附婁卽部婁汶山卽岷山望諸卽孟諸負尾卽陪尾苾芬卽馥芬有匪卽有邲緐纓卽鞶纓方羊卽旁羊封域卽邦域亹亹卽勉勉膴膴卽腜腜蕪菁卽蔓菁封讀如窆佛讀如弼紛讀如豳繁讀如婆亹讀

如門妃讀如配負讀如背茀讀如孛菴讀如勃鳳讀如鵬凡今人所謂輕脣者漢魏以前皆讀重脣知輕脣之非古矣呂忱字林反穮爲方遥反襮爲方沃反邶爲方代穮襮邶皆重脣則方之爲重脣可知也忱魏人其時反切初行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類隔之例以惑人者乎神珙五音九弄反紐圖有重脣無輕脣即涅槃經所列脣吻聲亦無輕脣輕脣之名大約出于齊梁以後而陸法言切韻因之相承至今然非敷兩母分之卒無可分亦可知其不出於自然矣

問古音於曉匣影喻四母似不分別曰凡影母之字引而

長之卽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卽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杌隉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於東晉攷顏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據顏氏說知古無影喻之分葛洪强生分

別江南學者靡然從之翻謂古讀不可行於今失之甚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六

錢大昕著

辨

太陰太歲辨

漢初人多以太陰紀歲亦曰歲陰閼逢等十名攝提格等十二名古人本從太陰得名淮南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故以攝提格居首漢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葢以太陰表歲也而下文郎云太歲在子是太陰自太陰太歲自太歲詔書未嘗并而爲一也太史公書載曆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盡七十六年而止皆以

太陰紀歲或疑爲褚少孫所補郎吳出於少孫亦是元成間人身在郎署必非妄說是西京猶用太陰紀歲矣劉子駿造三統術云欲知太歲以六十除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則是以丙子爲肇端自太極上元至太初元年復得丙子與武帝詔太歲在子之文相應一術不當有兩元故不別立求太陰法乃後人但以太歲紀歲不復知有太陰漢書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由是歲陰太歲幷爲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可通者其言曰太陰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曆在營室東壁云云兼存三家之學縣

讀之似無可議及細攷之則石氏與天官書同甘氏小有出入太初則常差兩次其故何歟史公以太陰紀歲其言歲陰在寅者太歲實在子故歲星以天正十一月出斗牽牛（即丑宮星紀之次）其月斗建子賈公彥所云子上有太歲也太初以太歲紀歲太歲在寅則歲星在娵訾矣（寅與亥合）當以斗建寅之月晨出營室東壁所謂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而見也同一攝提格也一爲太陰（即歲陰）一爲太歲相差兩辰同一正月也一爲建子一爲建寅相差亦兩次夫亦冰炭之不相入矣志家亦知其難通乃强爲之說曰星有贏縮各錄所見曾不思歲星每歲行一次即有贏縮不過數

度甘石異同可以贏縮解之若太初之與甘石立法本殊何容并爲一談春秋傳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此星有贏縮之說也烏有歲在星紀而淫於娵訾之口者乎此志或云馬續所作非孟堅之文要其昧於太歲太陰之辨貽誤後賢則志家不得辭其咎矣張揖晉灼諸人又在馬續之後承譌襲謬仞太陰爲太歲又何怪焉或曰太陰紀歲太歲超辰之法東漢已廢而不用子何爲斷斷於此予應之曰推步之學古疏而今密謂古法必可行於今者非也謂古無此法者亦非也井田封建後世萬不能行豈可謂三代以前無此制哉予恐讀淮南太史公者之不得

其解而詳攷之知其誤自漢志始因書以諗同志者

秦四十郡辨

言有出於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後之古人言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秦四十郡之說昉於晉書晉書爲唐初人所作自今日而溯唐初亦謂之古人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又於各郡國下詳言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幷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孟堅所說卽始皇所分

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
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
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
十八昭帝一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
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
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東觀舊
文亦云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於孝平
凡郡國百三蓋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
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
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

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故知西晉以前本無四十郡之說自裴駰誤解史記以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以當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矣晉志又增入閩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於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遂深入人肺腑牢不可破矣地理之志莫古於孟堅亦莫精於孟堅不信孟堅而信房喬敬播諸人吾未見其可也卽泝而上之肇自裴駰亦劉宋人也豈轉古於孟堅哉或曰子言古人有前後之殊信矣太史公在孟堅之前乃始

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爲
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三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
外矣信漢書而不信史記未見其信古也予應之曰讀古
人書當尋其條貫未可執單詞以爲口實史公紀事皆言
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請封諸子李
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於
天子此秦變古之一大端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爲三十
六郡猶言廢封建爲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
非謂三十六郡盡置於是年也即以此紀證之始皇即位
之初秦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

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其五年又置
東郡矣十七年又置潁川郡矣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
此諸郡者皆在裴駰所舉三十六郡之數予不疑前文之
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
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郡名三十六葢取六自乘
之數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弗聽可
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
閩中爲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
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南海桂
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自二

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三郡皆置於王翦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於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非班史有遺漏也或又曰漢志鄣郡不言高帝置此可爲秦置之證予應之曰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竝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旣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此三縣者舉不足以申四十郡之說而世猶以其出於晉志

不敢輒議夫晉志之誤亦多矣漢志郡國百三而誤以爲百十有一續漢志郡國百五而誤以爲百八東晉僑立州郡未嘗有南字宋永初詔書始加而晉志襲沈約之文弗能攷正近事且猶踳譌況能溯秦漢而補孟堅之闕乎吾故曰言四十郡甚難而實非也言三十六郡甚易而實是也讀史記者當以孟堅書解之而毋惑乎裴駰之單辭可矣

衛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讀左氏傳及詩序竊怪衛公子頑烝于宣姜中冓之言醜不可道而文公中興賢主乃其所生何與福善禍淫之

理相刺謬乃爾也夫春秋之世諸侯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後公然舉子者宣姜雖不淑儼然小君也而輒私舉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則衛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齒諸公族顧於國滅之後同心推戴以爲君此豈近於人情且其時齊桓爲霸主杖義封衛衛豈無它公子而必擁姦生之子而立之杖義者當不爲也及讀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釋蓋衛人惡惠公之讒殺太子又惡宣姜淫亂故逐惠而立黔牟惠雖以齊襄之援返國而衛之臣民不服也此意本衛世家懿公既滅遂歸心於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

無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記衛世家以戴公文公爲黔牟弟昭伯頑之子而不書其烝淫事較之左氏爲長然讀鶉之奔奔詩頑之惡自不能掩衛人惡頑甚矣豈肯立其子而事之愚謂班氏之說必有所本舍左而從漢表可也

李之才邵堯夫問荅辨

聖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後人舍其易知易從者而求諸幽深玄遠之間故其說支離而難信予讀東都事略載李之才邵堯夫問荅事而有疑焉其言曰堯夫讀書蘇門百泉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之曰子何所學堯夫曰爲科舉

進取之學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從之才傳其學夫性命之學有出於義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謂之命自人言之謂之性而性卽理也窮理斯可以觀物區物理與義理而二之而謂物理之學轉高出於義理之上有是理乎中庸言性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曰道不遠人凡離乎人而言物離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謂道也吾意後之欲尊堯夫之學

者強爲之說失其本眞使斯言果出於之才而堯夫果傳之才之學則亦異乎吾所聞矣

攷

秦三十六郡攷

秦三十六郡之名當以漢書地理志爲據自裴駰誤解史記別南海桂林象郡於三十六之外而晉志因有四十郡之說紛紛補湊似是實非今依漢志列其名目如左

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

河東郡　太原郡

上黨郡　東郡

潁川郡　南陽郡
南郡　九江郡
鉅鹿郡　齊郡
琅邪郡　會稽郡
漢中郡　蜀郡
巴郡　隴西郡
北地郡　上郡
雲中郡　鴈門郡
代郡　上谷郡
漁陽郡　右北平郡

遼西郡　遼東郡

南海郡

稱秦郡者一

長沙郡 漢爲國

稱故秦某郡者八

三川郡 漢更名河南郡　泗水郡 漢更名沛郡

九原郡 漢更名五原郡　桂林郡 漢更名鬱林郡

象郡 漢更名日南郡　邯鄲郡 漢爲趙國

碭郡 漢爲梁國　薛郡 漢爲魯國

以上共三十六郡志云秦置者謂因其名不改者

也云秦郡者因其郡名而立爲國者也云故秦某郡者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此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攷之乃戰國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蓋以秦之三十六郡爲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

三十六郡之名皆據始皇時若二世改元以後豪傑竝起復稱六國分置列郡多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不久仍復并省故班志略而不言如吳郡

之類是也亦有漢興仍其名者則歸之高帝置此尊漢之詞也凡稱故秦者皆據始皇三十六郡其稱故齊故趙故梁故楚者皆據漢初封國非戰國之秦齊趙梁楚也

漢百三郡國攷

自秦始皇廢封建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盡領於天子有郡無國者凡十三歲及二世嗣立而陳涉起事豪傑響應仍復六國之名各自分立郡縣非復秦三十六郡之舊矣漢既并天下懲秦之弊大封齊趙燕代吳楚淮南梁淮陽長沙諸國其時天子自領者僅三河內史等十五郡而諸侯

王國亦各有所領之郡志所載高帝置郡二十六其十之八皆屬於王國者也故其時國大而郡小及景帝懲吳楚七國之强稍裁抑宗室郎皇子受封不過一郡之地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王得分其地封子弟爲侯侯國皆別屬漢郡不領於王國而王國日益削弱故其時郡大而國小志所載皆據元始版籍故先郡而國次之郎梁楚趙淮陽國名仍舊而疆域之廣狹前後懸殊以宅郡國沿革及諸王傳參攷之其大略猶可攷也漢郡國百有三實因秦三十六郡而分析之武帝開拓三邊增置漸多於舊其後稍復省罷今稽其增置之始爲漢郡國攷

秦置三十六郡見秦三十六郡攷

高帝增二十六

河內郡　汝南郡

江夏郡　魏郡

常山郡　清河郡

涿郡　勃海郡

平原郡　千乘郡

泰山郡　東萊郡

東海郡　豫章郡

桂陽郡　武陵郡

廣漢郡　定襄郡

中山郡後爲國　膠東國

燕國後爲廣陽國　淮陽國

楚國　衡山國後爲六安國

內史武帝爲京兆尹　鄣郡武帝爲丹陽郡

文景各六

廬江國後爲郡　濟南國後爲郡

河間國　甾川國

膠西國後爲高密國　城陽國

以上文帝置文帝置國凡九衡山膠東高帝嘗置濟北即高帝所置之泰山郡故不數

山陽國後爲郡　北海郡
濟陰國後爲郡　廣川國後爲信都國
濟東國後爲東平國　江都國後爲廣陵國
以上景帝置晉志云景加其四葢失舉廣川江都
也
武帝二十八
恆農郡　陳留郡
臨淮郡　零陵郡
犍爲郡　越巂郡
益州郡　牂柯郡

武都郡　天水郡

武威郡　張掖郡

酒泉郡　敦煌郡

安定郡　西河郡

朔方郡　玄菟郡

樂浪郡　蒼梧郡

交阯郡　合浦郡

九眞郡　平干國（後爲廣平國）

眞定國　泗水國

左馮翊　右扶風

案武帝置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故不數

昭帝一

金城郡

問秦之內史在三十六郡之外漢內史何以列於高帝增郡之數曰秦有郡而無國唯京師置內史故內史尊而郡卑漢初立諸侯王國俱有內史與京師官稱相等且王國各有所領之郡國都則內史治之與郡守權不殊故史記漢興諸侯王年表載天子自有三河等十五郡幷內史亦在其內此太史公明文可深信也

問膠東衡山皆項羽所封國不久卽廢其別爲國
實在文帝時乃以充高帝增郡之數恐非其倫曰
高帝刱業之主也項氏代漢驅除故與高帝同時
爲楚項所封者例繫之高帝元年尊王敬祖之義
也其文但云高帝元年爲某國明乎主命者非高
帝也此班氏之義例後人未可輕議

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阿影　多端　波邦　左精
那泥　邏來　柂定　婆並
茶澄　沙審　嚩微　哆端

也喻 瑟吒二合審知 迦見 娑心

麽明 伽羣 他透 社禪

鑠心 拕定 奢審 佉溪

叉穿 娑多二合心端 壤日 曷攞多三合匣來端

婆並 車穿 娑麽二合心明 訶婆二合曉並

縒心 伽羣 吒知 拏孃

娑頗二合心滂 娑迦二合心見 也娑二合喻心 室左二合審精

侘徹 陀定

右華嚴字母四十有二其中二合者八三合者一實止

三十三母以僧守溫所定三十六母校之無疑滂非敷

奉清從邪照牀曉匣十二母而有三定母三心母兩端
母兩竝母兩穿母兩審母兩羣母其三合之曷攞多出
聲爲匣母二合之訶婆出聲爲曉母娑頗收聲爲滂母
二合三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三十六母中未之有也
二合之母八而以心爲出聲者四審爲出聲者二心審
亦同類也心審之別爲十餘母華人所不能分而非敷
之屬梵音又無之則四十二母與三十六母之不能强
合也明矣攷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入於中國又得
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
羅門書然則西域字母其初只十有四後乃增至四十

有二也四十二母本於婆羅門三十六母則唐人取魏晉以後字書反切類而別之惟字母之名乃襲華嚴之舊爾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雙聲疊韻天籟之自然知音者區而別之雖東海西海言語不同而其理可以共喻然而三十六母兼取南北之音先後有序較之四十二者實爲過之世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妄也

嘉靖七子攷

明嘉靖閒濟南李于鱗倡爲詩古文社吾鄉琅王元美和之而謝茂秦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羽翼焉當時有

七才子之稱然于鱗元美集中但有五子篇初未有七子篇也元美初登進士與李伯承論詩相契及官刑部與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結詩社猶未與于鱗相知王李之定交實由伯承介紹焉厥後伯承峻伯諸人稍散去而茂秦子與公實子相先後入社于鱗乃作五子篇彼此互有倡和名雖五子實則六人其後明卿入社元美與之書云欲作廣五子首足下矣繼而茂秦與于鱗有隙於是更定五子去茂秦而登明卿仍六子也當明卿入社之始茂秦猶未絕交當時因有七子之目未幾公實卒而余德甫張肖甫繼入元美謂吟詠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稱八子吾曹

實未嘗相標榜也然元美寄明卿詩云海内居然七子名
贈肖甫詩云七子翩翩共鄴游座中君豈減應劉又云當
時七子大名齊誰似金甌出御題其撰德甫墓誌亦有寘
公於七子中之語又輔國將軍拱樹墓志云余德甫爲尚
書比部郎郎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
世貞者與德甫相切劘爲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允名
藉藉一時或以比鄴中七子則元美亦自言之葢自茂秦
公實二人一擯一死遂以德甫肖甫補七子而舉世無知
之者矣伯承峻伯元美入之廣五子之列新甫晚年撰續
通鑑不欲以詩名家履善亦無聞焉世所稱者獨七子而

元美之才實高于鱗數倍　王元馭云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　公朱錫鬯云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此公論之不可揜者也七子之年元美最少于鱗長元美十二歲子與長九歲公實長七歲明卿長二歲子相長一歲茂秦齒最長長於元美殆三十餘歲德甫與于鱗同歲惟肖甫少於元美一歲元美以萬曆十八年庚寅冬卒年六十有五所謂七子者獨明卿尚存餘皆物故矣宅書謂元美萬曆二十一年卒者誤